

忠

貞

錄



忠貞錄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史傳

記

類部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忠貞錄

傳記類二

名人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忠貞錄三卷附錄一卷明李維樾林增志同編維樾字蔭昌增志字可任俱吉州安福人是編為其同里卓敬而作卷一為遺稿凡詩十九首序二首誌銘一首而冠遺稿序卷二卷三為後人記載題詠詩文而附

錄黃養正陳茂烈二傳皆敬鄉人也然養正  
為敬門人又死于土木之難其附錄為宜茂  
烈與敬別無淵源而又以棄官養母終于鄉  
里其事截然不類附之忠貞錄中名實舛矣  
敬非惟死節慷慨震耀千古即燕王來朝之  
時密請乘其不意徙封之于南昌計亦良善  
其疏雖無完本然劉球所作傳中尚載其畧  
不錄之于遺稿中亦編次之疎也敬在明初

不以詩名而所作落落有氣格如五言之小  
舟衝浪出幽鳥背人飛七言之白雲忽去山  
在戶紅日乍晴人倚欄絕句晚眺云浣花溪  
上雙楠木老杜草堂生夏寒門外青山三十  
六讀書終日倚欄杆題山水云長松雨過秋  
聲滿日日攜琴自往回安得扁舟乘晚興載  
將山色過江來栽梅云風流東閣題詩客瀟  
灑西湖處士家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明月

種梅花亦皆有致惜其所傳不多不能自為  
一集故仍從崔與之集例入之傳記類焉乾  
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忠貞錄原序

忠貞錄者何李君維樾林君增志裒其鄉先達卓忠貞公所為詩若文而輯之并裒其後之悼忠貞詩若文而並輯之而以黃陳兩先生事附載焉輯公詩若文昭文獻也重忠貞也輯悼公詩若文志公義也篤景行也附黃以死難則忠彷彿於批鱗附陳以陳情則孝婉乎馮虎諧臭味也公識慮超羣大節不奪才猷智勇集於厥躬而以翰墨求之僅百分一耳且於書無所不窺吐詞為

經自足垂雲漢而驟風雨倘獲覩其全書必有可備一代之典者而以無意為文或志存乎削稿有心忌諱或恐匿其遺言欲尋隻字片紙於二百餘年之後竟寥寥焉以茲集求公之翰墨又百分一耳則茲集似不足重公乎余曰不然夫文與行非裂而二也故曰詩言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少卿河梁之別淺視漢恩仲宣從軍之行盛稱魏德此為詬厲安用文之然而墨允采薇爰歌虞夏左徒沉汨乃賦離騷陣雲邊月之悲守睢陽

而畢命闕之弔望柴市以甘心氣與秋日爭高

詞共春葩比麗文章節義之合而雙美者也公詩如古

風七言律雅饒風致如七言絕氣清骨秀翩翩乎藐姑

冰雪矣序文質樸極堪咀嚼而不為爽口之味居然先

輦典型篇章雖少諸體具列然一斑寸鬻而轉覺盈筥

充棟者之無色也昔文山公廷對策王公應麟許其忠

肝方公孝孺賦紫芝甘露我皇祖見而躋之曰此異人

也留以遺後詞章之可覘人品如此即以茲集見忠貞

之全何不可哉林君曰夫忠貞之產於地如江湖然無之而非然亦有氣類焉風俗是也忠貞之揭於天如日月然無時而非然亦有際會焉機緣是也公之大節當文皇而亟稱至神廟而大明而後之感懷悲憤慷慨涕洟神游於公而不得見者遑遑為之序記詩誄傳贊以寫其向慕之衷蓋人人一轍矣而傳之者為劉公球為之祠者為朱公祀田而祀之者為王公士翹奉明詔以恤錄者為周公悠皆吉州安福人也今周公鳴以郡別



駕視篆吾瑞乃割俸葺其祠康公元穗來令甫下車輒  
首興教化以表章公為已任既捐金以竣祠事復亟亟  
梓其錄二公亦安福人安福為吉州節義之鄉氣類之  
感良為非偶豈非機緣之奇邁乎闕 侯公一元序

紀安福之多賢闕

西藩長也林君屬余序亦謂余

曩守吉州習其氣類今者復值機緣之會不可以無言  
余則安能望侯公然林君之命不敢負也故潛為序其  
端若夫忠貞事實則先後詩若文已無遺佚而黃陳兩

先生生平崖畧亦各具本傳中無煩贅及矣項維聰序

先生生平崖畧亦各具本傳中無煩贅及矣項維聰序

欽定四庫全書

忠貞錄卷一

明李維樾林增志同編

古詩

梅雨潭

橫空峭壁瀉飛瀑  
聲震淵霆搖地軸  
綑縕氣濕浮太空  
衝崖散作珠萬斛  
源頭直與銀河通  
半空簸落花流淙  
此境定知無炎熱  
萬壑千巖洒晴雪

溪山行贈友人

溪山行行失路浩歌溪山怒山高既莫陟水深豈能渡  
水深游蛟龍山高哮虎狼虎狼叱咤不可聞蛟龍鬪肩  
奚可當山自高水自深抱琴何處求知音知音既遇心  
神閒為君說盡行路艱溪山路鄙小行行勿復道蛟龍  
虎狼纔傷夷與君直上青雲梯

五言律

陳叔起畫

野徑通禪剎溪流沒釣磯  
小舟衝浪出幽鳥背人飛  
遠樹浮蒼靄空山淡落暉  
竹廬吾所愛真與世相違

七言律

西施菊

返魂香幻作秋叢賞識東籬靖節翁  
粧濕有痕凝曉露酒酣無力倚西風  
恃妍曾得夫差寵雪恥先來范蠡功  
千古館娃遺恨處清吟難與洗妖紅

寶香

此室不如斗來大此心不啻天樣寬白雲忽去山在戶  
紅日乍晴人倚闌一聲兩聲花鳥好千樹萬樹松風寒  
詩成大笑出門去長空浩蕩江水渾

贈周孟秩考滿之京

計吏循良籍籍名驅車就道馬蹄輕九重雨露沾衣濕  
萬里山河映日明步入翠華看殿最班聯玉笋沐恩榮  
策勲樹伐男兒事竚見褒書下帝京

元旦送鄉兄襄陽守鮑東園回朝

長樂鳴鞭曙色開  
履端輯瑞遠臣來

闕

祥雲合

玉佩初臨

闕

寶歷新看

闕

星蚤已見中台

鈞天更聽昇平曲  
湛露承

闕

壽杯

七言絕句

晚眺

浣花溪上雙楠木  
老杜草堂生夏寒  
門外青山三十六  
讀書終日倚闌干

墨竹



洞庭木落水生波月入斜窗露氣多虞

闕

秋自晚

滿江煙雨泣湘娥

墨菊

我向玄都逢羽士自言種菊不多根灌園只汲臨池水

歲歲開花帶墨痕

紅梅

誰教姑射飲流霞爛醉西湖處士家幾度春風吹不醒

至今顏色似桃花



梅影

華光淡墨鵝溪絹不似天公巧絕竒碧水晴沙風定後  
空山茅屋月明時

二月梅

每日尋芳盡醉歸溪陰沙岸忽橫枝暗香浮動梨花月  
春色平分正此時

落梅

山中昨夜東風惡詩客柴門向晚開狼籍一庭春意思

半飄風雨半依苔

栽梅

風流東閣題詩客  
瀟灑西湖處士家  
雪冷江深無夢到  
自鋤明月種梅花

題扇

夜入瑤臺看明月  
吹簫惟有董雙成  
碧桃花外人騎鶴  
報道天書下玉京

山水

長松雨過秋陰滿  
日日攜琴自往回  
安得扁舟乘晚興  
載將山色過江來

春興

杖藜徐步出門去  
好花無數媚巖阿  
摘花歸去不成插  
坐對芳池春水多

又

雨過前山花寂寂  
日照嵐光翠欲滴  
長嘯一聲陰霧開  
習習清風滿巖壁

序

送周孟秩之任序

洪武己巳孟春周君孟秩世居溫之瑞安溪西世家由  
人材舉授永春縣丞有政聲考最欽受朝命陞知河間  
寧津令歸鄉里省墓而行邑縉紳之士平昔與君交游  
者皆歌詩以餞之祖筵既陳予為序乃酌酒而告之曰  
昔者聖門高弟子賤之治單父終日鼓琴而大治子游  
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夫子聞而韙之周君生長衣冠

之系詩禮之傳固有本

闕

學聖人之

道則是聖人之徒也觀

闕

資質醇厚個儻有

為學既久措諸政事其設施必有大過人者今也製錦於斯固未足以盡其才也雖然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當思所以忠君愛民之道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也幸勿以一邑如斗而屑意焉吾聞子程子有言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正己以格物斯言足為後世法君今莅政寧津以禮樂為教不欺於心毋怠於事化成俗美使民為

三代之民而樂聖朝雖熙之治則君不負所學而循吏  
可幾詎容二賢專美於前而已乎他日言治邑庶能有  
聲者必吾孟秩也敬忝辱令先君之德故贈言不以頌  
而以規并系之以詩云分符百里信非輕果爾鶯遷寵  
渥榮邑屬寧津稱大地政成單父擅嘉名門前柳拂疑  
僊令境內花明是錦城顧我相知年已茂

闕

交情

趙氏遺芳集

瑞安峴西趙廷暉氏集鄉之縉紳先生遺其先君子德  
深甫詩文若干首及甫歿銘誌鄉人哀悼惜之詞文若  
千首帙成請名於予予閱之歆甫之德布而高廷暉氏  
之為因名之曰趙氏遺芳集又重為之序云趙為宋室  
之後南渡去古汴而散處江南若吾溫之永樂瑞平皆  
籍浚儀為秦王派下至今譜牒班班可考由德深甫以上  
皆葆光弗耀信乎奕世之傳明脉經稽本草祛疾活人  
其所施者博而獲濟者廣矣因是德稱於人嗟歎不已



而咏歌之大篇短章金玉交奏誦之使人毛骨森竦恍然見眉宇挹光霽而不知九京之限也吁今不可作矣見其集尚能使人歆慕而况當時聆其緒論沐其德澤諸君子之有作也宜矣雖然自非賢子孫寶輯而類集之則將為覆醢醢穴蟲鼠如電光泡影之不常焉能保之以示諸後乎若廷暉氏之為可謂知所務哉後之人尚當以其心為心則遺芳之集傳之愈久而愈有光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竊敢誦斯語以為趙氏遺芳



集序

墓誌

明贈奉政大夫脩正庶尹禮部郎中繼道先生葉

公墓志銘

洪武歲乙卯臘月三日繼道先生葉公卒迺孤思永奉  
先志舉柩安厝于里之紫華山西谷峯下後十餘年思  
永與余同官京師公以子貴追贈禮部郎中思永因持  
公行實乞余銘公墓余不克辭按狀公諱葵字叔向號

雲泉逸民其先南陽楚縣南頓鄉高貴里人漢大中大  
夫諱望者徙丹陽句容晉蒼梧太守諱儉者再徙栝之  
松陽傳諱仁捷仕唐殿前都押衙避五季亂復徙溫之  
瑞安郭公洋紫華山遂世家焉公曾大父諱鈺登仕郎  
大父諱貫道考諱堡翁三世皆以孝行聞母汪氏生公  
於元大德丙午二月十六日幼岐嶷警敏殊異常兒人  
咸謂世德之祥徵年十八而失怙越三年母汪夫人繼  
違養二弟一妹猶在提抱中公思厥考遺訓稽古力行

攜弟妹卜廬於前州治西峴山下教育之俾成人閉戶  
十餘年玩索羣籍窮探義理每終日危坐反身以求誠  
超然有得於窮理盡性之要嘗曰予始知道時思周子  
不除憲草張子聽驢鳴與自家意思一般猶判物我為  
二及見得此理真徹上徹下與自家道理觸處皆然方  
此是學著明辨工程三十七篇性理粹語易學精微各  
一卷皆研精太極陰陽鬼神性命之奧又述濂洛宗派  
六卷異端辨三十七條括之以理証之以聖賢之大道

治平策畧二十四篇所言皆鑿鑿有經濟詩文各自為  
卷有鏡清紀拙隨寓吟稿白石陶咏千餘章序紀銘跋  
雜著若干篇什忠義如宋文丞相鄂武穆王各序其事  
而系之以贊晚復作逸民傳未就而公已捐賓客矣公  
之學以敬為主以靜養為功夫反求諸身心而務為深  
造體驗故言有根據而文有實用非剽襲影響者倫也  
風度竒偉識見超卓至正初時尚承平公與昆陽趙伯  
起登峴山憮然曰後數年天下將有變乎吾不能與君

優游如此也故不樂仕進酌古議衣冠之制曰當何如而為朝服何如而為官服何如而為斯民之服至其身之衣冠已自異常人及我明興改制度如公所議者居多故趙君送公門人任清之叙稱公有先知厥配峴山董氏有異母弟幼失怙舅氏臨終以孤託公且令均其貲產公惟經紀其家一毫無所取仍以妹歸其孤而厚遣之畢二弟婚尤盡友愛至正庚寅山海寇表裏猖獗迺攜家避地南塘十餘年志行益明不為憂患所移丁

西徙寓鹿城六月晦大風雨壞民居數萬間公寓亦壞  
永嘉林鶴舟雅志好士明日歷唁諸縉紳皆有所不堪  
惟公掇拾遺編風雨中從容自若林退謂人曰吾見葉  
先生真有道者氣象他人莫及也每出城市經游丘壑  
時人爭先覩快輒以神仙目之一時名公若郡守三寶  
公柱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叅軍胡公仲淵咸敬慕而師  
事之三寶公前守瑞安與公鄰居不克見及守郡既去  
處松山因友人求與公交一見歎服以為天地之高厚

山川之融結浩蕩日月星辰之照臨著明方諸公之人  
品豈虛譽哉章中丞始鎮栝卽率子弟同受教尋延至  
龍泉匡山書院講學俾子蘊德依歸焉胡叅軍迎入栝  
軍敬事尤謹栝士大夫聞公至爭就問學胡公遂梓其  
明辨工程廣授學徒栝人任清胡公將校也氣剛岸年  
逾四十求受學公抑而教之卒能悉去豪習一歸靜專  
後遇難為忠義士公生平未嘗言饑渴倉卒起必整書  
輯杖屨晝必焚香讀書夜必與子孫講解一食一息有



法雖造次顛沛不可亂門人鄭君希誠善學而知道者  
謂公氣象如程伯子後生宜及時親炙人服其言國朝  
吳元年大兵克溫城公歸紫華山結廬巾山下塘邊娛  
情花竹泉石復居白石山逍遙山澤中世事艱危征役  
煩窘不以介諸意惟知抱道自樂以終餘年粵乙卯得  
少疾揭書張子西銘於壁臥其下語迺孤以死生晝夜  
之說諸族人昆弟羅床下與語如平日尋起如廁整衣  
復臥俄然端視而逝享年七旬公少孤事大父母至孝



處兄弟宗族盡恩意學無師傅而造詣獨精純其持敬  
之功性命之說足以叅同濂洛一時四方學者景從焉  
及卒從弟蕃私旌之曰繼道先生嗚呼名其稱情矣配  
董氏夫人有淑德善相善教與公歷艱危播越無怨嗟  
公刑家之道又有徵也男一鼎字思尹改字思永以明  
經薦與余同登洪武第一科甲子解榜授魯府長史歷  
國子司業禮部郎中秩秩有聲娶塘坊唐氏繼陶山張  
氏側金氏孫男五操庠生棟捐擬蘄女孫一勤適陳侃

曾孫男十二首尊益芳著呂安孚隱涵統終併系之銘  
銘曰漁洛風微異說擾擾正路榛蕪孰與於道紫華孕  
精篤生哲人不由師傳咀嚼道真敬以持心靜以養性  
精一之緒克紹其正抱道而隱以全而歸有子榮寢西  
谷山輝

忠貞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忠貞錄卷二

明李維樾林增志同編

傳

安福劉球

翰林侍講  
贈學士

蘓子曰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  
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  
為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嗚呼斯言也求之古人在漢惟諸葛公在唐惟韓文公顏陸張許之數子在宋惟文李陸張諸君子在吾朝則卓公敬其首稱焉公生而

資質秀敏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見棄去終身不  
再讀詩辭宏婉有一唱三嘆之音為文精竒警拔磊落  
光明類其為人七歲時從羣兒嬉有見者異之曰斯兒  
骨髮殊異後日必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爾性至孝讀  
書寶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  
風雨昏冥不知所之得一兒牛憑之而去及歸發門乃  
一黑虎也時以為孝感所致既而領鄉薦登洪武戊辰  
進士除給事中時國初制度初立典則未備諸王服飾

僭踰公乘間白上曰京師天下視效禮法綱紀攸先陛下自即位以來汎掃腥羶澄清六合蓋欲家喻戶曉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聞諸王在禁中服飾尚有擬太子者然則何以令天下耶帝笑曰卿言是吾未慮及此也由是益器重公而或乃以太剛則折為戒公謝曰敬一介寒微荷上厚恩驟登清要官以諫為名吾知盡諫諍之道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而已禍福非所計也且吾聞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為之益

力陞授宗人府經歷再陞戶部侍郎建文皇帝登極時  
太宗皇帝已封燕矣公密奏乘其不意請徙封之其畧  
曰燕王智慮絕人雄才大畧酷似先帝顧其為人必非  
久在人下者且北平天下都會地方廣邈士馬精強金  
元之興皆由於此今宜及其未備徙封南昌則羽翼旣  
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制不然彼志得行則謀  
無不遂大舉而南建瓴東下當此之時勢如瓦解陛下  
孑然一身雖有一二特立之士亦無能為矣夫將萌而



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量時而為非至剛者  
莫能斷未動而見非至靜者莫能察惟陛下留意焉疏  
入時帝坐便殿大驚手袖以入翼日召見曰卿何得出  
此言燕王骨肉至親卿雖慮事深長其謀當不及此公  
叩首曰陛下以燕王為至親楊廣之於隋文不尤親乎  
一旦讒言入耳父子之間遂行弑逆此豈人情也哉臣  
言是願陛下察之且帝王之孝以保安社稷為先小節  
非所論也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吾方思之事遂寢太

宗皇帝南下時公已被執首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此小臣得非前日裁抑諸王者今日爾復不臣我耶公厲聲抗拒辭甚不謹且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豈得至此帝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美命繫獄欲屈其志而復官之時使中臣諷之曰今皇上帝叔也建文皇帝侄也事屬一家忠無二致公既盡心前朝何不移忠今日昔管仲不死小白魏徵再事太宗故事可師何為徒自苦耶公泣曰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足下以管仲魏徵為言此非

所以望敬也夫以武王聖德而夷齊尚不朝周先帝正  
朔相承畧無過舉一旦利欲迷心遂行篡逆吾恨不得  
請上方斬馬劍死得見先帝於地下爾爾復欲我臣之  
亦何心哉帝知公義不屈然憐其至誠猶欲生之姚廣  
孝不可以為陛下雖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駕  
燕都必殺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強蜀王富盛敬雖一介  
書生實英雄才畧也今若生之則彼得行其志移檄諸  
王聲揚大義據東南之饒限長江之險鼓舞豪傑起兵

北來陛下未可安枕也豈非養虎自遺患耶昔吳王不  
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行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衍人事  
有幾不可失也使先帝果如敬言陛下豈有尺寸土地  
耶帝意遂決已而命斬之復夷三族公臨刑殊從容但  
嘆曰國家養兵三十年一旦變生畧無措置敬死有餘  
罪但恨不為兵官得少行其志爾神色凜然經日如生  
公有高世大才而未及大用太宗皇帝甚愛之雖為姚  
廣孝所譖其心實不忍殺之嘗嘆曰吾國家養士三十

年不負其君惟卓敬爾公博學多能美丰儀善談論雖天文律歷地理兵刑靡不各造其奧尤邃性理有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沒入之日一室蕭然惟書畫數軸爾嗚呼公之大節與天地日月河嶽相與悠久者自有史冊書之固不俟球為之傳獨念自入庠序時往往聞先輩鄉先生論公忠孝之事已欲為執鞭而不可得茲來京師得公門人黃潮光之子養正持其遺書及詩文併公像以相示球拜起獻

歛還其詩文且祝之曰斯集也自有鬼神造物為之相  
護矧吾輩後學可不保重而愛惜之也耶謹撫公生平  
忠孝大節而證以見知聞知之實如此且以忠貞私謚  
之以伸生平所仰慕之意若夫行實之詳家世之美自  
有潮光之年譜行狀在茲不贅傳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斯言在古固可數其人矣况千  
百世之後者哉公當建文之時死者亦非一士論者每  
每以公為首稱焉豈非以其見之先而守之正故耶嗚

呼真可與夷齊者倫也或者謂當時兵柄在公則成敗有不可知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時宣德庚戌四月朔旦書

書傳後

樂清朱諫

吉安府知府

世變而節義明事久而公論定故忠義之事有晦於一時而昭於萬世者天理民彝終不可泯也吾鄉卓忠貞公敬由進士官至戶部侍郎事太祖與建文皇帝遇事



無所迴避為太祖所器重言多采納

如諫諸王服制事

建文皇

帝得其奏疏雖加驚歎卒莫能用迨我太宗皇帝天兵

渡江被執不屈時使中使諭之以意將復官之公抗論

弗易從容就戮神色不變帝嘆曰吾國家養士三十年

不負其君惟卓敬耳仰惟太宗皇帝惜公之才而高公

之節不忍之意發自臆中特以姚廣孝所譖而決耳噫

吾太宗之德媿美武王而廣孝不識夷齊為義士者深

有媿於太公矣夷齊餓死民到於今稱之忠貞公之死

又有慘於夷齊者沒世之名當何如耶公沒後所著詩  
文數十卷時失其傳今無存者嘉靖癸巳秋諫游南雁  
蕩訪先生故里得劉忠愍公球所作一傳於近鄉父老  
家父老語諫云卓公死後其女沒入官奴宣德間赦放  
回籍歸於梅司巡檢陶姓者其言談頗類忠貞公見者  
為之流涕稱曰卓氏女公死百餘年而鄉評士論耿耿  
不磨赤山周先生易以提學御史謫官判温州即松臺  
舊祠以祀公諫拜祠下求公實事未有也偶獲是傳而

讀之使人毛髮灑淅且驚且愕真直筆也雖或有未備  
而其不屈之志亦可以意求而得之矣嘉靖十二年癸  
巳七月望日書

甌寧趙秉忠

邑令解  
元會魁

論世者於靖難時諸臣之節率方諸夷齊愚殆不謂然  
夫成祖以子繼父建文以遜去國非若盟津鞠旅子姬  
改物而當時諸君子明委質之義者甘駢首之僂激天  
地之臨者騰吠堯之聲蓋人紀肇脩風教斯烈高皇帝

重揭混沌而作士氣之休澤也諸君子之死事唯以白  
吾之無所逃而罔以詆上之取非具有故微子去而箕  
子奴自靖自獻於先王而已矣奚擇首陽薇哉且夫龍  
蛇陽九天實為之殺運未除達者知幾聖人出必神器  
主使懿文不蚤世必能為泰伯之讓太祖不彌留必能  
為伯邑考之舍揖讓邁而諸臣可無紛紛也悲夫其時  
惟卓侍郎謀炳哲而就從容南昌一疏蹈刃數語讀之  
尤有遺憾悲夫公死而成祖褒嗟之肆今皇上益尊宥

秩祀之蓋兩淞凡十有二人而公裒然為俎豆尊榮矣  
公瑞安人其祠在西峴之山其傳有忠愍之筆若遺稿  
若祭法咸秩秩前賢有紀余承乏茲土謁公徘徊祠下  
不能去稍為銓次其刻集已覈其給田之逋黠者繩而  
籍記之以授其裔孫俾潔凜盛肅景仰因輒論白靖難  
時事以附於卓公傳後萬曆丙子書

遜國臣記卓公傳

海鹽鄭曉

刑部  
尚書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質秀敏孝弟七歲嬉戲相工曰  
此兒骨髮殊異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  
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憑之歸比入門  
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元士  
尋又改為士源又復為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  
多僭敬乘間為言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陞宗人  
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且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

也宜徙燕王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文皇帝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厲聲不遜怒欲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敬不聽姚廣孝惡敬必欲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



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  
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  
文地理律歷兵刑皆能究察文詩峭拔磊落所著有詩

文五十卷

載吾學編李贄  
續藏書畧同

騎虎記

烏程沈遴奇

卓敬瑞安人所居地名卓畧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夜  
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晦冥中迷失路遙見林外火光

趨赴之乃一小院落也內有讀書聲扣其門有一童應  
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來使吾相候敬仰視其門扁題  
曰體玄院遂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前揖之翁起  
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毋疑懼乎敬曰歸省乃  
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  
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僅有少枯葉郎君且  
燎濕衣徐為之計敬起解衣問童子曰翁為誰童子曰  
先生不欲人知其名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子何名

曰少孤敬疑為隱君子也脩謹進曰敬家只在中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院亦未聞有逍遙翁敢以為請翁曰吾世業為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採藥南來結菴少憩不久亦還故山耳郎君無用知也頃之燎衣乾敬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郎君既不肯留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子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

不能款留敢以此為贈敬辭曰吾書生將期匡濟天下

闕

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

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  
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自理會也敬  
堅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籬桶  
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牛致謝  
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  
穩無恐須臾及門遙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寢驚起隔

墻應之曰夜已向闌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具  
 以告舉火將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一黑虎逸去室  
 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  
 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傍有一古廟彷彿  
 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閻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  
 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  
 循其路歸見虎跡歷歷尚存焉  
見續耳談郡志  
脩入紀異中

王嘉榮曰嘗讀遜國臣編至雪菴和尚及補鍋匠諸

人當時皆有契於逍遙之旨第卓公非不知出此而  
以身殉國寧死無恨蓋其天性然也忠孝如公志用  
世如公肯與狐伏鼠竄者同日語哉說者謂宋文山  
之死以留夢炎卓公之死以姚廣孝嗟夫假令不遇  
炎孝二公遂為時用耶即不然果為頑民已耶竊意  
僧帽之贈籠中之示必有神焉以彰公大節詎曰試  
之而已按潘閻字逍遙宋初大明人為王繼恩所薦  
太宗召見賜進士後出入盧多遜門下多遜敗服僧

服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閭素行本無足  
觀然始末大畧頗類卓公風雨昏迷途迎接語似係  
閭授豈寶香山靈先知聖主將興憫公忠孝天性以  
發公求生之謀乎然閭之生終不及公之死矧公又  
非僅委身為烈若方黃僑國者嗚呼公洵無憾於地  
下矣鬼神恍惚難以臆決備錄所聞以俟蘭臺石室  
採掇烏程沈遴奇沈敞垣續耳譚瑞安王嘉榮述

參考



按東莞陳公建通紀壬午六月癸亥靖難先鋒至朝陽門外甲子屯金川門乙丑入城至己巳文皇即位

後乃誅戶部侍郎卓敬敬初密奏徙封建文莫能用至是上執敬欲殺之而憐其才謂道衍曰向者奸臣各欲首先闕唯敬諫徙封內地建文若聽其言則

干戈息矣道衍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就僂

按武進薛公應旂憲章錄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任亨恭等九十九人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特命立石題名於太學著為令是科  
得卓敬齊恭

按山陰陳公汝元浙士登科考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科瑞安三人林挺三甲卓敬榜眼郭真二甲自洪武  
戊辰科至萬曆戊戌科榜眼共十八人首卓敬陳汝  
元曰元查王世貞科試考是科第二人卓敬而俞憲

登科考乃以唐震為榜眼并遺卓敬姓名今從科試  
考改正

按浮梁陳公大綬萬厯戊申冬以浙江督學使行部  
按東甌屬邑今清江張公如霖訪公滴派裔孫命守  
公祠仍於卓譽題曰明卓忠貞公故里於滄洲題曰  
明卓忠貞公遷居故里於寶香題曰明卓忠貞公讀  
書處至今故老猶垂涕云

按安福周公鳴萬厯庚申秋以東甌通守署縣事亟

修公祠邑令康公繼之祠遂竣時學博開化汪公令  
德董其事其移文畧曰卓公遭革命之初殉渙躬之  
志疾風勁草砥柱迴瀾猗與聖明獎爾君之不負睠  
茲安固崇秩祀之有嚴顧庭栢鞠為園蔬時移事改  
翳披丹阨於藏碧觸景興懷云云汪公為給諫慶百  
之父給諫有匾以顏公之堂曰不負其君中標長陵  
玉音蓋橋梓倡義云

祠記

安福王士翹

邑令南京  
副都御史

嘗讀劉忠愍所著忠貞卓公傳嘆曰未雨之謀不行殺  
身之仁益烈公之死忠也成祖文皇帝重惜公死曰國  
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唯卓敬耳則我成祖之義也  
微成祖不足以知公之忠微公不足以來成祖之義君  
篤於義臣安於忠此國家元氣所以培植渾厚億萬世  
無疆之休忠義實綱維之公瑞人祀公於瑞宜也前令  
吾邑西溪朱君祀首崇節義始即西峴山以為公祠王

子士翹令是邑又從而新之創田十畝及查北壇西畔  
隙地歲徵租以供祀事嗚呼精忠大節炳焉霄漢公之  
死義盡仁至矣向使公而弗果捐生我成祖固將柄用  
之况祠於後世於一邑乎崇明祀樹風教達之天下君  
子以為猶有俟焉入祠拜像忠義之心有不油然而興  
者其為臣可知已是故祠以祀公所以教為臣也嘉靖  
二十四年乙巳秋七月既望立

永嘉侯一元

江西布政使

夫委贄事君有他道乎哉其始進也曰自獻其身其盡瘁也曰能致其身如此而已矣蓋致身者不有其身之謂也不有其身則亦不有其家故處平則靡室弗子若禹家無遺財居無樓臺若諸葛寇范遭變則存孤踐言碎首湛族若程荀要離刀鋸在前甘之若飴趣之若歸自世人視之以為蘄絕之行而君子由之以為經常之道也嗚呼悲夫忠貞卓公之祠乃今得烈然巋然於日月星辰之下山河大地之中領之祠官得明薦其溪毛



侈之薦紳得顯著之竹帛以風於斯世斯人乎斯固常道之所以終存也蓋天有常道謂烈風迅雷甚雨非天乎不可然而光天化日其常也地有常道謂高岸深谷之相為非地乎不可然而高高下下其常也人有常道謂南巢大白履霜雉經非人乎不可然而君君臣臣父子子子其常也夫革除之際靖難之師我成祖具有武王之心乎然武王不以順天應人而廢夷齊之義漢赦季布唐獎堯君素宋贈韓通皆是物也蓋收羣策羣力

以濟事者一時之權表義存道以立經常者萬世之功  
乃人主自為社稷計也蓋嘗疑之夫忠貞諸公駢死參  
夷職耳而帝心旋霽德音屢發曰不負其君唯卓敬爾  
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於是網解禁弛垂二百年  
而世猶難言之是故忠貞私謚也祠私祠也錄私錄也  
天下之人相率以忠為諱然則堂何以明倫諸生橫經  
何以請博士倚席又何以誨而常道其遂墜於地乎天  
啓神孫推心聖祖間者孝事兩宮因霈然下明詔酬忠

魂求其後天若增而高日若濯而明而卓公者吾瑞安人也瑞安林博士莊服行忠孝懷之久矣乃一日受詔則灑然泣躍然起走請其令長求卓氏之遺孫而錄焉謂元郡人當記公事又曰始傅公劉忠愍公球祠公者朱令祀為之祭田為之門役者王令士翹恤錄其後當奉詔以從事者今周令悠而四人者皆安福人也江右信多賢哉謂元嘗長江藩而列四賢之美亦不偶然矣又曰祠故燬莊亟走告令令亦亟圖恐後一起而新之

者則杜令時登之力也於是明詔未下而官師相勗心有同然詎不信哉或曰中庸之道有蹈白刃而蹈焉者未必中也按傳戕公者蓋姚廣孝非帝意也假令姚不蝟公公可無死乎曰烏得無死夫人臣之身社稷之身也主存與存主亡與亡是有初矣乃余於公而憬然有悟於臣道之靡他也蓋致身焉盡之矣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平居則犯顏敢諫臨難則仗節死義要皆舉斯心者為之觀卓公至孝通格深夜昏迷至憑虎

以為兇是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大忠深慮批鱗於高  
皇帝之朝誓死於縲紲之時嘗之以管魏之業惻然而  
不忍處也當是時也金石不足以喻其堅江湖不足以  
喻其決何哉誠以其身非我之有也夫人之未仕也其  
身父母之身也其已仕也其身則君之身也故古之君  
子之仕也或流涕以決其親故其在家必孝其在國必  
忠遇事則不得不諫遇難則不得不死為長吏則不得  
不予其民為師儒則不得不淑其人夫是之謂不貳心

之純故為治為教為惠愛為廉吏為直諫為死義千葩  
而一根萬派而同源易曰係小子失丈夫故凡為吏而  
不閔人不提身而自喜沾沾首鼠容容者皆有二心於  
其身其家者也嗟乎忠良一道耳使公先幾之言蚤用  
則東平德流於漢宗王季讓光於周室而身名俱全國  
家兩完美謂非人臣之上願哉方今君臣父子之間大  
明社稷奠安萬世無弊人臣當都兪吁咈之不暇而何  
忠貞之慕乎然則師忠貞者師其不貳心焉可也是為

記隆慶六年冬十二月立

新祠記

侯一元

嗚呼謂忠義人之性耶盟津之師諸侯會者八百而叩  
馬者獨夷齊何寡也謂忠義非人之性耶夷齊至孔子  
已六七百歲而民猶稱之不置何長也余觀文武一道  
也叩馬於武者即前之歸來於文者也二老一心也奮  
於牧野者即前之興於海濱者也何哉民不救則妹邦



之湯火終不能以返諸衽席而義不立則委裘之植又  
何以逆折覬覦者之心天地何以位而人紀何以張哉  
故君子終不以一時之功之大而廢萬世之義之長也  
始卓公之死靖難也法重禁未弛也然人之於卓公抑  
何勤勤乎作譜狀者則有黃君潮光謚之傳之則有劉  
忠愍公球而前後令尹於斯者得小影塑之於射圃亭  
則有高君賓自黌宮即峴山而特祠之則有朱君祀增  
飭而亭之碑之則有王君士翹燬而復之則有杜君時

登雖公始遇難時我成祖亦未嘗不再三欲生公也而公則必之死既死矣帝又從而嘆之曰不負其君唯卓敬耳綿綿延延公論如火彌蘊彌赫於是萬歷改元神孫御世推心聖祖輔世竭忠扶植世教明詔霑下恤錄而祠祀之而前令周君悠奉以從事惟恐在後俎豆大張而前之私祠之者乃始得煥然於光天白日之下余嘗欣躍之以為經道之一初也卓公旣與其儔共一十二人血食會城而峴山之祠乃獨以地形不善突聳傾

斜日就圮廢有名無實又六年為歲戊寅兵憲吳公  
自新既至臨莅訪求迺下書瑞安曰卓公精忠報主  
大義致身千古流芳一邦增重即今聖恩被普公論  
大明表章垂範有司之責語絕諄懇也蓋兵憲公為  
治詰兵明刑成民造士靡事而不責實而今令齊君  
柯尤惴惴志古循吏上下一心又明年庚辰則憲節  
復至躬謁徘徊相與定議得官之廢址於邑治南偏  
百餘步南北袤三十三步有奇東西廣二十四步於

是兵憲公首捐白金三十兩而餘則令尹齊君自任  
之不以煩民爰以是歲仲夏之三日始事南向為堂  
歲二丈一尺廣三丈六尺深四丈乃龕其中而即其  
左右為耳房各廣一丈二尺崇視堂殺二尺深與堂  
前為中門鏡堂三楹崇一丈七尺廣四丈三尺深五  
丈其東西為廂房各五楹共廣五丈五尺其崇一丈  
六尺深一丈二尺東出為祠門崇一丈四尺廣深與  
崇門之外東距治南官街門之內西距民居約三十

六步有奇周垣繚繞爽闔雄麗丹堊維新季夏之四  
日遂告成事蓋役不逾月也費凡白金八十兩

闕

不知所從出也豈不亦子來之心而責實之驗哉夫  
儒者多方吏道多端然大都不過二途而已蓋治忽  
視諸義利而王霸辨諸名實故卓公義矣則不以身  
與宗易諸勤卓公者義矣則不以重法易斯固世之  
所以長治也名為祠卓公矣而風雨之飄搖神靈之  
不棲其又如實乎哉是故新之以妥神也於治前者

以近民也卓公於家則至孝於國則大忠忠孝所以  
勸也諸所職軍國六曹之務至殷矣而風化是先者  
風化重也謀之以歲者慎也成之以月者敏也其所  
以致力於神者如此也又况所以成民者哉故曰責  
實之驗而治之所以純王也於是齊君使其博士謝  
君國光來謂元請文其石元不佞則以平日所槩於  
鄙衷者文之如此云萬曆辛巳歲季冬望前五日

立

重脩忠貞公祀記

劉康祉

兵部  
主事

卓忠貞公祠在郡城北孤嶼中與文信公東西峙烈  
春秋時享矣而公瑞產也邑舊有公祠而以地僻左  
四方輪楫所不及漸蕪廢以圯給諫太末汪君以尊  
人司訓瑞邑來省侍暇日縱步祠中俯仰循覽墻隳  
棟撓苔肥草深蟲書衣佩俎豆之几雀鼠家之君亟  
以告司訓公公悚然不一夕寧也於是友人李林兩



孝廉聞之悲且喜偕以告之署邑別駕周公周公聞  
之兵使者錢公咸色動神悚從事若不及會邑侯康  
公至事益以集矣而司訓公且身為之植拮据土木  
間雖已遷不忍離去必待其成乃已於是公之祠煥  
然益深閔靜宏也祠在縣治前數十武東臨孔道門  
標綽楔入門廣除廓然右為土地祠左為省牲之所  
折而北入二門左右闕 縱若干尺橫若干尺  
而堂臨之闕 尺濶若干尺中為龕則木

主南面妥焉二門舊為莆田阮學諭募建工未半而  
偕計行今因而葺之廊廡稍加丹雘餘皆更新以天  
啟元年正月廿五日經始斷手於又二月之晦司訓  
公授管於小子祉令記之夫惟公之大節不必論而  
獨於修祠一事咨嗟嘆羨恨古今之論忠臣義士者  
悼其志之芳遇之慘而不知天所以大奉之隆知其  
節烈之標映寰寓而不知其功之潤被社稷也夫人  
主之威怒能燔炙環海亦至燁赫矣當君遜國移之

日廷折真主碎玉之期已臨吠堯之語不輟於是天  
怒震加迅霆迸下齊斧削菌車輪轆輗而公之七尺  
埃飛九族灰颺公亦真闐然泯然矣然當時吞聲痛  
之稍久涕泣道之愈久則尸而祝之祠而宇之敝而  
更新久而不衰名公巨人一倡而闐闐之羸夫婁子  
奮蹶疾趨還顧其身未必有環堵之容其先亦未有  
一椽之奉而惟公祠之新敝以欣以戚也則公之身  
何嘗亡而宗何嘗滅於是九重之威怒不得不稍遜

而忠烈之人隆隆炎炎獨神於宇宙矣或曰公則完  
矣倬矣然文皇帝敵讐也臣子誼敵王愾諸公之新  
之也亦文皇帝所欲聞乎噫諸公之新之也非為公  
也為文皇帝之天下也夫公非親遜國而踈文皇帝  
也已食其祿一往不回而身與族自殉之也夫人主  
七鬯萬里所恃以無震驚尅隄者人人金石之心耳  
今表章英烈風厲鼓動令大小遠邇咸知食焉不避  
之誼則人主所倚畀何如則曩之據鼎耳而宴如趨

沸湯而若歸者所以護九鼎於四維之安而焚炙七族以完一念者正令聖子神孫為億兆姓之從維拘繫而不可解者也夫乃知君臣父子之義灌注宇宙間惟人之所為之惟國家之所用之欲為名誼則名誼欲為事功則事功如江湖雨露以之湔浣污穢還之皓暘可以之滋漉含生達之壘茂可以故若兵使者若郡邑諸公皆於軍興浩攘朝夕不暇之中而亟亟回慮於茲而司訓之薄宦給諫

之旅游兩孝廉之食貧先後補葺如捍頭目知國家之所係在此也則其心骨之磊落挺特俱可概見而公精英之所攝益深以長矣錢公暨諸公姓氏邑里踐歷及輸財助力之人姓名附左方時天啟元年中元日

祭文

安福朱祀

邑令

天下之事途雖殊而歸則同君子之行迹雖異而心

則一故武王之伐不失為聖而夷齊之諫咸稱其賢  
我太宗奉天靖難武王也公殺身成仁夷齊也兩全  
其美各歸於是萬姓咸仰豈祀等一二人之私也哉  
顧公廟祀久曠鄉邑奚觀祀生也晚忝牧茲土爰新  
厥廟兼崇祀事庶綱常有賴風化攸存焉酌汨羅之  
水固媿籩豆之有楚採西山之薇聊供黍稷之維馨  
伏冀尊靈來格來歆

王士翹



於戲君臣大義並昭天地充塞兩間浩然正氣公炳幾  
先侃侃直言大厦一木百世凜然決志殲身存順歿寧  
從容就義庶幾成仁臣無二心維天之經如公之死夷  
齊等倫死矣戩谷令名具暴國有義士社稷之福命脉  
精神一絲千鈞不有君子誰為干城先民如岳公其繼  
作遜志諸賢與公同躅維士維令唯公是訓願言丕振  
此邦之運維茲安陽我公之鄉傳者忠愍日月爭光峴  
山之西芳草淒淒橫江潮汐萬古含悲明德維馨廟貌

宜新崇祠有待聊薦繁蘋

按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邑令王公移文月用春秋之仲日

維丁後之庚舉無愆期永為定例云

南海譚用諫

邑令

維公明君臣之義決生死之途曾子所謂臨大節而不  
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威武不能屈之丈夫孤忠大孝  
輝耀丹書風流餘韻振厲鄉閭用諫等忝吏茲土仰止  
範模維茲仲秋謹以牲帛禮祭例脩勤渠維神其右諸  
惟神其鑒諸

劉畿

嗚呼自昔節義之臣恒膺褒崇之典匪獨昭一時之激  
勸實以植萬世之綱常故封雍齒而漢業悠長贈韓通  
而宋祚綿遠率是道也惟我卓公海嶽鍾英星辰列秀  
抗疏於革除之紀致命於靖難之朝大節凜乎冰霜孤  
忠貫乎日月成祖嘆賞之於先列聖肆赦之於後其視  
封雍齒贈韓通者益有光焉是以生公之鄉聞公之風  
者若于忠愍之捍虜孫忠烈之死難率相繼而作用培

我宗社億萬載之鴻圖者非小補也矧茲安陽乃公故里頃值文運之衰兼以海波之振自非邀靈於先哲何以綏福於後人畿等猥以謏劣叨守封疆慨仰止之有年幸瞻拜之孔邇謹遵二分之庚式脩祀典之舊伏惟忠魂不昧英爽如存為睢陽之厲鬼殄小醜於無遺振孤竹之清風起斯文於未墜

江寧吳自新

浙東兵巡道終南刑部侍郎

嗟乎大臣事君垂紳正笏夾輔優游此不足為難已惟

夫事變將形幾先獨炳揆長策觸忌諱言人之所不敢  
及夫神器有歸綱常自任薄事功全忠義蹈人之所不  
為是誠天下之至難也非以一身參造化忠貫乎日月  
死重於泰山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天子明聖閔公貞忠  
百餘年不沾俎豆而頃也敕祀追崇仰維嶽降實自甌  
東而荒祠淪寂曷示褒榮余忝提兵職司觀風曾登峴  
西景仰高風慨寸心之激烈曠百世而感通謀諸邑令  
易以新宮意公之精神上薄玄穹而遨遊桑梓亦或眷

戀於其中時惟長至初報成功余適有事於茲土又獲  
瞻拜其遺容薦以溪毛式展丹衷公其翩然騎白鶴而  
下太空也耶

南昌齊柯

邑令終臨  
安府知府

海嶽之邦安固之陽一時起振古之豪傑一身係萬世  
之綱常公之孝聞里閭假鬼神而異虎顯具應感公之  
忠薄風霆貫日月而飛龍察其肺腸逮列聖之肆赦表  
孤節於寵章如方如于並祀會城而駕軼今古門生守

吏崇祀故里而歲秩蒸嘗繫峴山之僻隅匪忠魂之永

藏值物力之殫屈欲崇構而未遑動觀風

闕

青守

土以恢張卜官基之宏敞意天造

闕

扃以重門肅

以明堂惟祈棲靈奠宅愧非繡椽

闕

茲孟秋之載吉

迎鸞馭以來翔輝輝乎麗空之宿轉閃焰耀晶晶乎沉

海之劍益露鋒鉞柯等菲劣忝司封疆展瞻依於山木

陳奠酬於椒漿邀渥靈之如在振斯文以寢昌俾為士

為吏者知有大節而千秋萬禩庶休有烈光



康元穗 邑令已未進士

元穗叨莅海邦攷邑乘而景先詰雖名賢後先勛望掀  
 揭然未有報國殉君脩兼智節抗萬乘而甘九死有如  
 公之曼絕者也公以綺年掇鼎甲補拾禁闈惟邦之杰  
 俄而真主龍飛闕報薄海之歸附方新孤臣之睽  
 懷獨切公立朝慮危防微周詳委折賈太傅之哭涕晁  
 內史之論列謀適不用底於杌隉亂不自已公可無執  
 其咎而才賢夙著宸衷鑒徹茹周粟易商頑豈無王魏

之後功可反顏而施設矧其忻崇撫而愆忠於旁者又  
紛沓多通涉之舌而公慷慨悲思拊心飲血百折不回  
寸丹勁鐵鼎飴七尺之捐糜芥視九族之湛滅洵哉逢  
比之非儻而皜然夷齊之媿潔遂使雷霆之威始厲而  
終霽不負其君綸褒昭雪而天下後世為人臣子者益  
曉於委質無二之義謁公祠下誦公遺文不覺其低徊  
而永嘆嗚咽然則公雖長逝而維綱植紀功在人寰且  
浩氣磅礴凜風霜而炳日月公之英靈殆閱千萬禩而

未始消歇者也安陽故里神棲斯悅澗芷溪毛以薦芬  
飴惟司牧之告虔敬摘詞而揚烈

忠貞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忠貞錄卷三

明李維樾林增志同編

悼忠詩

曹睦

翰林庶  
吉士

朔吹驚朝捲赤旌孤臣持節值艱貞綱常賴振千秋重  
生死真如一髮輕心對蒼蒼誠激烈身殲汶汶獨揚清  
同袍不減壘麓雅愁聽山陽笛裏聲

楊景衡

福建左  
叅政

主聖臣忠未易論  
運扶義仗漢乾坤  
憑將國是輕生死  
俯却宸衷一卷存  
不盡斷魂歸帝所  
子遺孤女荷君恩  
雲飛古渡間來去  
天際長江自吐吞

韓偉

四川  
御史

力竭扶天腕折時  
此生肝膽有誰知  
高風能起千夫懦  
壯氣端非寸鐵移  
北斗精光應未散  
南昌遺事最堪悲  
直將許國丹心在  
猶與綢緼塞兩儀

項旻

建陽縣知縣

綱常千古重君親  
難憑誰屈此身  
孝感有靈扶虎背  
忠言無忌逆龍鱗  
五宗已逐孤臣老  
一女還叨聖主仁  
壯志未酬豪氣在  
空隨明月度城闈

任道遜

太常卿

蹇蹇忠誠耀北辰  
高祠萬古仰明禋  
天生英武能平亂  
公為成仁敢殺身  
宇宙有靈垂竹帛  
風雲無際展經綸  
不須更采西山蕨  
溪藻年年得薦春

蔡鼎 太理寺副

孤臣子立變俄臨萬古綱常定力任勁血直教當輦轂  
肢骸何憚潤刀砧名山巨海培英爽白日青日照赤心  
公論不磨祠廟肅風霜凜冽栢森森

周令 通政使

鼎湖龍馭晏高皇靖難雄師震北方四海撫心安社稷  
孤臣張膽任綱常事為已逐風塵化奏對猶爭日月光  
正使夷齊論伯仲敢將王魏問低昂



李釗

九江教授

金陵雲暗走沙塵靖難王師逼盟津共擁玄黃依鳳翼  
獨持丹赤逆龍鱗矢心不作殷庭客碎首甘為洛邑民  
風撼西山明月夜至今猶為淚沾巾

黃思親

撫州府同知

長干秋色草離離劍化青山杳莫追生氣百年迴板蕩  
先幾一䟽係安危國家養士洵無負海嶽鍾靈綽有奇  
却恐丹忠描不盡襄江如想似公悲

程豫

莆田訓導

高風曾憶首陽山仰止如公不可攀  
九族頓虛精化碧孤臣垂盡淚成斑  
逆鱗今日猶驚膽寢語當年尚霽顏  
耿耿英魂隨鶴去月明華表幾時還

鮑鐸

常熟教諭

仗義英聲振廟堂孤忠獨為植綱常  
從龍忍敢忘鍾阜叩馬寧甘等首陽  
百鍊丹衷天共老千秋青史日爭光  
寶香卓嶼尋遺蹟屈指誰人可頡頏

何格

沂州知州

日落鍾山草色蒼朔風吹雨暗長楊杓沉龍關雲雷厄  
星燄旋頭劍戟光桑土有謀人自關經不墜死何妨  
至今白露洲前水洶洶東流與恨長

林桴

石城府教授

敢蕪心期一瓣香峴山祠下拜清光兩朝知遇恩榮重  
百代瞻依感慨長正氣蚤收還海嶽丹衷元不媿穹蒼  
巫陽遼邈忠魂渺獨對西風為涕滂

朱綽

吳縣訓導

仰止英標覺凜然孤忠耿耿日星懸不隨王魏收功業  
直與夷齊照簡編風靜大江天已定雲連高嶽恨猶牽  
故墟荒草應無問千古衷情託杜鵑

吳綸

湖州府學訓導

天挺英豪海嶽竒貞標蚤識始髻時曾憑虎背徵原異  
更逆龍鱗苦獨持卓畧千秋留正氣寶香一脉寄遐思  
千逢心事崇朝剖豈待西山餓伯夷

項玕 邑學生

一死報君臣節盡兩朝抗疏寸衷孤青編歷歷從頭數  
忠智如公幾丈夫

李師言 惠州府通判

莫向當年問革除非關桑土計全疎周家鼎運天方屬  
羸得細常竹帛書

吳鎮 思恩縣知縣

卓峰屹立碧江臯間氣鍾成名世豪赴義已甘探虎口

捐生何啻等鴻毛驚聞遺女還墟梓忍見窮碑沒野蒿  
一點忠貞昭萬古空江長使鬼神號

秦激

湯溪訓導

忠義知公自秉常非於分外著毫芒胸中已信同金石  
天下何妨有鼎鑪本學臯夔崇揖讓欲回湯武復虞唐  
遭時不偶違心事到底夷齊是頡頏

陳大訓

郡庠生

孤祠肇桑梓空山儼遺靈俯瞰海東注仰觀星北傾寶

香舊憑眺咫尺煙水平馴虎提篋孝逆鱗值艱貞元會  
適陽九未雨憂滿盈良臣不可願叩馬誰敢撻憐才荷  
宸眷殉節寧偷生天死靡孑遺宇宙存精英報主誼無  
二天王奄聖明歷歲億萬禩綱常與之并公生際革命  
三仁齊令名吠堯與食周此理將安評顧求寸心靖疇  
識太山輕倬彼廬陵傳感激同純誠吁嗟忠與孝末世  
徒涕嬰鄒魯悵頽運頑懦振希聲冠裳玷茲土能勿汗

沾纓



虞書

恩貢

靖難忠祠何處尋窮碑高臥峴山陰風雲忽訝飛龍會  
鼎鑊難回叩馬心四海有天人共戴孤臣未雨慮應深  
國家養士分何負赫赫明謨已賞音

薛繼忠

霍山知縣

吾鄉挺先哲公儲間世精寶香讀書處浩氣浮太清憑  
虎感至孝移孝輸忠貞培植自高廟幾微宸慮嬰天造  
值草昧雷雨已滿盈豈不炳歷數豈不懷聖明許身既

有屬念之當誰傾臣忠主所眷節殉死彌輕公生有殊  
表公死凜如生其君洵無負天語華袞榮百載緬桑梓  
崇朝軫皇情褒祀渙大號俎豆遡靈英弭節下帝旁首  
陽希芳聲人綱賴以柱爭似兆庚庚

林萬梅

南陽  
通判

國步爭如革命時惟公抗疏冒艱危採薇清節元無二  
勁草孤忠更有誰家逐斷雲飛古渡心隨寒日照荒祠

廬陵遺傳千秋在讀罷令人涕泗垂

以上俱邑人  
作載舊刻

周鳴

原任辰州推官

符命非無定鑿輿已改音謨言徒懇惻死節豈推尋惜  
士回光霽成仁倩孔壬臣綱存烈烈國脉始森森北拱  
皇圖壯東潛忠魄深山名齊墮淚廟貌迥寒心英爽長  
松挺精誠旭日臨獸趨猶夜返霧散若清吟俎豆由殊  
典掃除自所欽恍知神妥處風色動靈襟

康元穗

千秋生氣奕瞳矇沿沚衰然俎豆崇白簡霜飛銀界凜

丹衷風烈紫塵蒙香山隱隱徵憑虎易水蕭蕭直貫虹  
吾向滄洲尋劍樹芳魂應作怒濤洪

張德明

廣東  
參政

繫惟革除際天意何分明一以昌帝圖為世開太平一  
以立臣極為道扶忠貞偉哉卓夫子仗義甘捐生砥柱  
屹然立坐障滄溟傾綱常既標表日月迴光精乃知有  
自來於事良有徵當其童邕日純孝根天經深夜馭虎  
歸呵護煩山靈在生為烈士在天為列星餘勁鼓噫氣

猶足鞭雷霆明也產公里睠言跂芳聲采采西山薇糝  
以沅湘衡再拜寶香麓佇立獨屏營天風灑毛髮恍見  
來霓旌

林必成

郟縣  
知縣

慷慨英風當國危殷憂曾進徙薪辭人言聖主承家日  
我謂孤臣致命時一木難支千古恨寸心不負九重知  
至今卓魯峯前過春雨年年喚子規

劉康祉

文皇龍戰定埃埏九廟鐘簏儼不遷薄海金甌歸共主  
孤臣玉碎肯移天生前灑氣馴彪虎千載英魂繞杜鵑  
化鶴猶歸故鄉否忠貞祠廟海雲邊

陳堯言

己未  
進士

當年國事際亨屯不負丹心屬老臣純孝肫肫馴虎性  
孤忠耿耿逆龍鱗桐封若就先幾疏楓陛誰蒙後日塵  
千古首陽昭白雪仰公高節獨嶙峋

周應期

禮部  
主事

綱常負荷此孤身忠悃先教達紫宸  
薪徒預謀安社稷鼎烹濱死見君臣  
留丹一寸心如結化碧千年血有神  
讀罷遺編倍惆悵不堪杜宇正啼春

李光春

廣信府推官

為君為國為綱常恨不兵權借上方  
觀變密謀防北鄙審時先計徙南昌  
飛龍天錫英君祚逐燕人悲烈士亡  
落落忠魂何所傍千秋星斗夜光芒

李維樾



遜國踐阼初扶桑始昭哲陽德云乍亨彌綸見章臬公  
抽五色絲欲補山龍闕便殿陳嘉謨幾先啟萌枿家令  
空綢繆賈生何憤切帝運方屬燕閨紐垂已齧御闥條  
焚如禁門幾蹠血率土孰非臣旅進隨茅莚固非公所  
能臨危甘仗節回天力不任吠日聲難輟蘭隕芳未捐  
玉碎光逾潔至今襄江濤悲風為嗚咽神廟渙綸音精  
裡表忠烈編摩錄遺文耿耿懸日月邑子挹餘芬焚香  
讀苔碣溪毛薦芳鮮寒泉漱清冽

林增志

高皇尺箠掃羣孽六龍南飛御天闕手挈神器歸文孫  
兩戒河山開日月燕國黃旗高竚雲南內闔宮俄自焚  
從薪不救燎原勢孤臣淚雨空紛紛阿誰了烏具章服  
望塵雅拜迎新君新君自是高皇子人道一身可無死  
孤臣頸血偏逆流要濺新君御袍紫血凝為碧炯不磨  
千古英英照青史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今有士  
安陽遺祠蘋藻香忠魂歸兮歸故鄉我歌九歌擊如意

恍見騎麟來大荒

忠貞錄卷三

忠貞錄後序

余讀羅文恭諸書之紀靖難也維時神旗方指寶鼎旋  
新緬追金川之迎鑿勸進者凡百若而人北平之望風  
解組者凡二百若而人乃始扼腕於壬午諸臣未嘗不  
泣然而悲曰壯哉卓公非浩然正氣令人有易水蕭蕭  
意耶夫扶輿之正氣最稱善集集於松柏則爭勁於霜  
集於金石則爭壽於嶽集於人心則爭垂不朽於乾坤  
若公者洵三十年養士之正氣集於一人哉說者謂大

統之既正而殺運之未除也痛六尺之奚存撫五宗之  
倏燼疇不以獻琛者為達變而碎玉者為拘常矣噫嘻  
仗神武以恢八廣者原不以沉淵埋嶽之烈而貶聖仗  
節義以繫九鼎者亦不以升陟誓牧之師而貶賢蓋英  
主頑民總皇天生之以柱宇宙亦各行其是而已矣公  
之死正公之所以為公哉或又謂公之死也少師與有  
力焉是正不然公以天挺忠孝其生平之自矢蚤已決  
矣少負竒徵壯登鼎甲洞天人之玄機衍周邵之正派

蓋通達似賈之一疏蹇諤似文之六歌不啻以身兼之  
况以鄉先達如許忠簡陳文節輩忠義之灌注已深矣  
夫安知少師之戕公非以成公也者是正氣之集洵浩  
然而獨存也與哉肆今煌煌華衮表忠治城俾公昔日  
之成虹化碧者一旦褻然與下將軍並雄寧不可以作  
怒蛙之氣壯孤鳳之鳴耶先是公之遺文及傳記類前  
令吳門劉公畿業已表章乃歲遠湮沒今李君蔭昌林  
君可任寤寐於公舊矣因奉新令日穎康公之德意遂



謀諸經欲重訂以付剞劂余謂公不顧其身與家矣即文之表不表奚顧哉第正氣之在扶輿人原具有追憶曩日雨花臺之遊見正學公之墓道標題炳朗又未嘗不為吾卓公哽咽寧忍令其遺文泯泯不可物色乎遂為之詮次且以奉常黃公孝廉陳公并附於後夫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詎非吾卓公之淵源有自而正氣之在吾瑞洵後先輝映如持左券哉故不自揣其不文而漫叙之用以為正氣之一助云徐一經序

欽定四庫全書

忠貞錄附錄

奉常黃公傳

黃養正瑞安人名蒙號志毅以字行父潮光官國子學正為卓公敬門人敬死靖難潮光為著年譜行狀并收其遺像嗣後養正持之乞劉忠愍傳養正自幼岐嶷聰慧善楷書七歲隨父赴京永樂中引見授中書舍人朝廷碑刻宮殿坊扁多其所書性尤端謹博學工詩文宣

宗皇帝甚愛之南還時執手賦詩以別正統七年任太常少卿己巳之變先事陳諫弗從乃扈駕於土木也先衝逼行營臣屬無不驚怖養正獨毅然衛護無所畏避至駕北狩慷慨死之衣冠歸葬天順初追贈太常卿仍錄其子世襲錦衣衛百戶以旌其忠

見郡邑志再考  
大明一統志

### 送黃養正二首

厯事三朝聖曾蒙當宁知手持五色筆常在鳳凰池雪霽城南路春融柳外澌還家自足喜報國豈應遲

文明門外柳頻折送人歸竊祿吾何補懷鄉志屢違越  
潮天際白吳樹雨中微羨爾乘仙舫東南去似飛

見東里集

### 孝廉陳公傳

陳茂烈字時周世居瑞安嘉興鄉五十都大坑山祖以  
軍功注籍福建興化衛總旗時周髫年往繼父戎役遂  
棲郡梅峯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  
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  
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

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登弘治丙辰進士奉使廣東  
拜白沙陳公獻章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且告  
以為學須靜一又退而作靜思錄具自叙畧曰水動則  
波波則溷止則澄澄則照故波雖不與溷期而溷自至  
澄雖不與照期而照自至動靜之分也觀水可以見心  
矣是以貴靜思也孔門顏曾后若周濂溪氏者志慮高  
潔默契道體亦以思為聖功之本又云靜則虛虛則明  
明則通嗣是伊洛闢閩動靜夾持内外交養咸恪守此

道士欲希聖賢而尋向上去可不從這裏做工夫耶初  
授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  
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  
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愧服又吉俗健訟  
一詞所逮多至百十人乃下令告者無得株連妨生業  
及訊鞠則親召至膝前以理辨折不妄施刑民亦往往  
輸情去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  
解得寬霽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乏寒具凍幾死所知

覆以敝裘為救召入為御史恪慎供職冠服朴素借人一牝馬乘之身若無官然大臣有縱子受賕者言官交劾不違茂烈申糾其罪勒致仕崔志端者起道士為尚書再疏論之謂以羽流而任天子喉舌股肱辱國之甚莫逾于此不報乃以母老乞歸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推官母年雖高尚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逾老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



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即  
擬捐糜莫能報荅奈慈闈哀邁夕照如飛君恩尚可以  
再酌母年不可以多得况臣未有男嗣又無弟兄一母  
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  
餌誰為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子則保  
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皇上憐臣母  
子至情放臣終養使得蚤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

臣雖祇奉親顏仰瞻天日尚祈涓埃之報於將來再効  
犬馬之勞於未死矣詔從其請歸家力供甘旨短床敝  
席不辨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  
蓋太守閔其勞遣二力助役時周白守還之母使野人  
添事而溢口食也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  
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則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  
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云儒有向上工  
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

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又援侍郎潘禮例  
請上特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  
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  
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  
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  
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  
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萬狀臣雖勉盡心力之義  
竟未酌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

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上不允茂烈以母  
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  
寢地疾轉亟亦卒林少保見素為治殮具立其族子遠  
揚為後先是正德初歸瑞安省墓擇二族子以行惟遠  
揚可教留而教之至此乃立焉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  
御史王應鵬薦云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  
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優恤其家見素  
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克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

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見邑誌再訂興化志及鄭端簡李卓吾名

臣記

陳建曰按陳孝廉終養一疏寫出母子至情無一毫粉飾長語至今讀之猶令人酸咽興感想當草疏時未嘗不肝腸摧裂淚隨筆墮不能為心之甚也備錄此疏當與李密之陳情表同垂不朽云

與陳進士時周書

時周菽水之養自垂髫迄今垂三十年韓退之稱孟東

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  
追古人而從之時周盖有之矣時周別去益思時周平  
生履歷之難大畧與老朽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  
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頌  
老母生

日詩云有母年齡暮

關

儀馬敢却揣分故難

任錦段拈香拜僊醅洗盞斟獨慙非節孝未了百年心  
因事惟賢寄不足於詞詩中發之盡矣抑聞之子不私  
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外取舍之宜以

事親盡愛日之誠與深莫及之悔在我而已

見從祀  
真儒





忠貞錄附錄